

密西西比大學 Ole Miss

鄭炳全

談起密大許多人都以為是密西根大學，還得細說是在南方佬 William Faulkner 福克納小說家的故鄉 Oxford 的大學，哦，是牛津大學嗎？不是啦，是世界各地醫學院生理學教科書主編者 Guyton 執教的密西西比大學，南北戰爭的十幾年前創校時目標是希望成為南方的哈佛大學。

密大校園樹林之優美人人稱讚，密大的女生漂不漂亮？曾經有三年奪冠的美國小姐是來自密大的妞兒，每天早晨迷迷糊糊地從研究生宿舍走去上第一堂課，忽然從身後傳來輕脆的半高跟鞋聲，接著一陣清香漫過身邊，轉頸輕瞥一下，連睫毛都塗過，更不用說那大大的眼圈跟白白的粉臉，聽說美國女生一起床得花一個鐘頭淨身打扮化粧，難怪一大早個個妞兒走起路來都抬頭挺胸精神抖擻，讓秋瑟葉黃的校園再度充滿青春氣息。

1960 年代來美國的台灣早期留學生大半都清苦認真，就是他們表現優異，才讓 1970 年來留學的我有豐厚的獎學金，不必到外邊打工。1965 年密大新蓋藥學院大樓，禮聘有才能的教授，引進世界各國的研究生，生藥學系 Norman Dorrenbos 博士原本執教於馬利蘭大學，跟他一起南下的還有他早年指導的博士研究生藥理學教授黃謙禮 (1941 嘉中畢業跟我大兄鄭炳東是同窗，還同船渡日本留學。) 他跟杜聰明做中藥鴉膽子的成分研究，他拿醫學博士復到美國攻藥化博士。也有幾位台大、高醫、北醫等校藥師早我幾年來到密大藥學院深造。

福克納的家居離藥學院走路才十分鐘我只去過兩三次，印象最深的是前庭有一棵要兩人合抱巨大的銀杏，它從中間裂開，兩邊各用鋼柱支撐。福克納的作品有點生澀，略讀過幾篇中文譯本，都讀不下去，近年抽空買了一本他的小說選集，細讀原文稍能體會他塑造的人物個性和故事背景。除了每年密大舉辦福克納作品世界研討會外，當地的居民似乎近廟欺神，對這位曾在密大郵局工作嗜杯中物的浪漫作家沒什麼好印象，現在從網路簡介中得知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他成名前到 Hollywood 寫劇本時和得獎後各有一次婚外情，替他高興。在那保守僻鎖的南方農莊，身負南北戰爭敗戰的原罪，除了拓展他內心的世界外，日子過得難免無聊失志。

密大有一座老舊的紅磚大樓 YMCA，是外國學生顧問 Dr. Shepard 的辦公處，他很熱誠地帶領我們融入新環境上教堂，他可以簽工卡，也協辦許多節日活動。大學城教堂特別多，只是黑白分明，我們亞太裔可以上白人教堂，不過他們是待我們如遠客，希望我們受洗後返鄉傳福音。我的 host family Mrs. Winter 她七十出頭剛寡居不久，兒子是石油公司的工程師住 Oklahoma，就全心全意引領我們七八位台灣來的留學生，星期三晚在她家 Bible study，星期日到 First Baptist Church 做禮拜，經過五六年的感化，我跟賢妻於 1976 年的初春在教堂上的大冰水池受洗。

1970 年代密大的非裔學生仍極少，另有專收非裔的小型大學，第一年在研究生宿舍我認識了一位很風趣的非裔，那時我的室友楊金星讀化學早一年來

，他的哥哥楊光男製藥博士是我北醫同班。密大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去大學餐廳包伙，有時周末我們偷偷地用大同電鍋煮麵吃。每星期到郵局信箱拿信件，偶爾有家書或情書就高興好幾天。春天無花不開，tulip，水仙花，辛夷(東方木蘭)，滿園春色爭相競艷，夏天大花木蘭的大白花，九芎的滿樹紫紅也令人心不在焉。男生愛女生的景象在樹旁在草坪在停車場在實驗室比比皆是，台灣來的留學生之間風風雨雨也成全了五六對。

單是三十多人的生藥學科也有三四對成佳偶，有位助教授拋棄良妻跟能說善道的女研究生合一道，最令人吃驚的是系主任竟然愛上一位香港來的藥學系工讀生而半夜出走，把開藥局的老妻和六個孩子留在家，置六百英畝的農場不顧，幸好我的博士論文已有眉目，順利如期通過可以返台客座了。

我的婚姻

鄭炳全

我大學畢業後負責班上的畢業紀念冊編印，在台北市大橋頭舊區小印刷廠進出二個月，發現自己如果從事印刷出版，也可以謀生，並不一定要當藥師。類似的感覺在我接近過幾位女孩子之餘，我有信心跟任何一位結婚都可以活得好，而且也會讓她更好。我不能選最好的，是最好的選上我。

就在我抱著獨身準備出國留學時，有一位很聰明的女孩子悄悄地走進來實驗室，她跟一位同學來拜訪那琦教授，請那教授過目修改她寫的一篇散文，那教授隨即將文稿交給我，我略看一下，跟她約個時間，以便討論內容。好像是一篇關於美國現狀的文章，我表達一些我的看法，也注意到她是班上成績最好之一，又是嘉義人，心想她大概也希望畢業後留美吧。

當我回嘉義忙著跟親友辭別時，她約我在中山路跟民生路口的一家時髦的冰果店見面，她要送我一件小禮物留念。四果冰吃得正高興，她打開一個小禮盒，裡邊有一雙銅製的繡花鞋，有點神秘又有些智謀地只送我一隻，她自己留一隻。

到密西西比大學大致安頓後，我開始寫信給這位王以台小姐，偶爾她也會回信，這樣持續兩年，我以伊朗苞葉罌粟的栽培及成分研究取得另一個碩士，她也從藥學系畢業，我就提議年底返台結婚同時帶她來美國。

她三歲時服務於公賣局的父親因病去逝，她三個哥哥都只好唸職業學校以早畢業自力更生，她也是初中唸商職，高中唸嘉義工業職校化驗科，家裡只有她有機會上大學，還是靠哥哥工作之餘供給學雜費，她媽媽好不容易等她大學畢業，眼見唯一的女兒本可相依為命，卻要嫁去美國，心裡自然十分不甘願又無奈。

回到密大新學期已開課十天了，帶新娘子見系主任 Dr. Doorenbos 他很高興慷慨地提升我為 Research Associate 每個月領多一倍的錢即 \$720，讓我無後顧之憂。本來妻子計劃進修，沒料到婚後三個月就懷孕了，既來之則安之，暑假一開始我倆搭灰狗巴士到亞特蘭大拜訪堂兄嫂鄭瑞明教授，又北上見親友賴建安醫師、林國光及邱西蕃博士，遊玩華府、巴爾地摩、費城、紐約等地。

密大 Ole Miss 那幾年足球隊有 Archie Manning 當四分衛（他畢業後進入職業隊，後來開辦訓練營，他和 Olivia，她畢業 Ole Miss 那年被選為 Homecoming Queen，結婚生了三個兒子後來都訓練成為足球明星，其中 Peyton 加入 Colts 隊贏得 2007 年超級杯，Eli 則加入 Giants 隊也是傑出的 Quarterback，2008 年替該隊贏得超級杯，勿怪 1970 年 9 月 8 日我到密大註冊，頭一次見系主任時他問我知道 Archie Manning 是誰嗎？我搖頭，他說你來到 Ole Miss 別人你不知道沒關係，Archie Manning 你不知道就麻煩了。）相當厲害，全美排名很前面；也是生育孩子的好環境，我們的兒子君平於 1973 年 11 月 30 日凌晨誕生於牛津城南邊廿哩的 South Panola 一家小醫院，留學生醫療保險支付產前定期檢查及生產費才 \$300 我怕不夠，結果醫院只收 \$270 真是感激不盡。

通常早上出門我帶個便當，傍晚時她帶晚餐來給我，起初是挺個小肚子後來挺個大肚子來回走 40 多分鐘，所以產前陣痛才兩三小時，我開快車一路到醫院嬰兒的頭已順利地露出來了。我總共煮了十隻麻油雞給太太進補，她奶水還真不少，夠紅嬰兒吸到飽，三個月後漸漸不夠十幾磅的大嬰兒吸，有時晚上還得泡奶粉。幾位已經有孩子的邱昆海太太和林宏昭太太（袁貴美也是我北醫同班）都很幫忙。

1976 年我獲博士學位安排好回北醫客座兼聯工所研究顧問，賢妻是很高興攜子返鄉享親情，半年後卻發覺在台灣藥劑師沒好出路，就希望回美國進修，正好密大藥學研究中心邀請我回去幫忙大麻藥園，所以一年後又轟轟烈烈地離開台灣，我在密大研究室，妻在化學系當實驗室助教，兒子進幼稚園，一年後妻決定進修醫事檢驗，須到五十哩外大城 Tupelo 醫院研習，我平日上班接送孩子，周末驅車去 Tupelo 一家團聚，十個月後妻表示加州缺 Med Tech，待遇將近密州兩倍，要我準備應考加州藥師執照，聽某嘴大富貴，我早因編輯〈藥品進口總覽〉一書，而深入瞭解美國的藥業，接到准考證後乾脆辭去研究工作，搬去 Tupelo 白天自習臨床藥理學，晚上在醫院藥局實習。

1979 年 6 月我先到洛杉磯試考，覺得不很難，多點社區藥局的經驗更好，八月中我帶幾箱書衣物跟兒子君平駕車沿 Fwy40 一路往西開，承學弟許清光的照料，順利在 Culver City 租好屋，送君平上小學，我找去黑人區藥局實習，每小時 \$3.00，幸好還可以領失業救濟金，暫度小月。次年元月我順利考過藥師執照，妻也考上加州的 Med Tech，不久就找到 UCLA 學生健康中心的好職位，她的越南人同事聽說我已取得執照，就鼓勵我到 Alhambra 她小叔阮祥雲醫師診所隔壁開藥局。

1980 年 8 月 1 日「十全藥局」開張，有穩定的客戶，隔兩年妻想買屋，並計劃搬進聖蓋博後再生一個，她辭掉好工作，一邊幫藥局的文書出納，一邊學做房地產。兒子學校的接送我一直負責到他進 San Marino 高中，因為妻在高中隔鄰買間房子，他聽到上課鈴聲跑去都還來得及。大概有好友勸她要趁早關心孩子，不然高中一畢業就飛走了，真是感恩，這廿年來母子相當心連心，君平 UCLA 工科畢業接著讀 Loyola 法律，成為專利法律師符合妻的願望，君平 25 歲很膽大地自行開業，也成為虔信的基督教徒，更替我倆找個好媳婦 Jessie，結婚三年多生了兩個男孫 Nathan 和 Mathew。

目前我已從藥局退休，真正享受含飴弄孫，在庭園拈花惹草，好友相聚打點乒乓球喝瓶啤酒，唱唱歌寫點文章，有空看影片伊妹兒，妻又學會料理養生餐，夫復何求。基本上我較樂觀，認為天生必有德，每一個人都是好人，有福同享，己所欲施

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下一代會比我們更幸福。妻則凡事不可太樂觀，有一利就有一弊，天底下好人少壞人多，賺錢是做生意的唯一目的，要存多點錢老來才有本。說好聽是互補互助，吵嘴時就相殺相剋，她說我扮白臉她只好扮黑臉。我認為財多傷身又易傷人，賺了錢最好捐出去或濟貧急，不要留太多給子孫，人生如旅是短暫的，可以幫助人何樂而不為？